

小處見真情

——我與黃君璧教授交往片斷

● 楚崧秋（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長）

知道黃君璧的名字，始於民國二十八年我剛

考入重慶中央大學的時候，那時他正在學校藝術系擔任教授。以一個政治系的新生，何以會注意到幾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藝術系的教授，原因是該系師生每每有些趣事外傳，而且教授陣容之盛，一時無兩，譬如徐悲鴻、傅抱石、張書旂、陳之佛以及黃君璧等，都是已頗享盛名的人物。尤其當時徐悲鴻、蔣碧微、張道藩的三角愛情關係，正是風風雨雨，甚囂塵上，而系裡又有三兩位女同學如孫多慈（來台任師大藝術系教授，十年前去世，亦曾在情場上留下盛名）等，長得畫得都頗令人矚目，於是藝術系的聲名，無疑比一般科系響亮。由於黃君璧長得高瘦清俊，筆下的山嵐瀑影，以及一甲子未嘗淡褪的那一抹微笑，也常為同學們所注意和樂道。

不過隔行如隔山，隔系亦每如隔世，我與君翁之間，從無接觸，他當然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外系學生的存在。

只好歸因於緣分

事有湊巧，要來的終於會有機會到來，令人

不能不信有緣分這回事。

時間是在民國四十三年時候，至今不太明白不知是那方面的因緣聚會，正當我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完成三個月研習，準備束裝赴美從事久懸的研讀計劃時，先總統蔣介石先生突然傳話要我緩行，前往擔任他的文字秘書。那時君璧先生正好被禮聘為蔣夫人宋美齡女士的繪畫指導。於是在不期而遇的情形下，初識君翁於士林官邸，由於那時期蔣夫人的畫興正濃，有時蔣先生伉儷赴桃園角板山（後來改名復興鄉）或台中日月潭休憩，也會邀請黃先生前來一聚並指導繪事。平居有暇，黃先生自然會與我們這兩三位隨行秘書人員敘談，亦因此故，我們彼此開始有了一些認識，他並乘興繪了一小幅白雲秋樹送給我作為紀念。雖然這幅畫是他將近四十年前的作品，至今我仍愛不釋手，因為它可以說是我們投緣論交的伊始。

自彼以後，我們的交往並不頻繁，主要原因還是由於「隔行如隔山」，各忙各的。那個時期，君翁不過五十來歲，生命力比一般人強，教書固然是誨人不倦，有教無類，將主要精力花在師

大藝術系的教學與白雲堂的弟子身上，同時繪事益勤，收藏愈富，而天下名山大川，隨著他的履痕游踪和講學畫展，幾乎都讓他走遍了。而我呢？

因為初入社會做一點事情，也就特別認真，不論擔任那一工作，總覺得應該全心全力投入。基於此故，我們並不時常見面。

小地方見真性情

然而，此種形體上的比較疏隔，不但不曾影響我們的忘年之交，而且反增加我對他的關懷嚮慕。因此之故，我們只要一聚首，不論是我去參觀他每一次的展出，或是他光臨我所主邀的某件事情，甚至在普通酬應與飲宴場合，兩個人總會選擇一點機會，互道近況，各抒心聲，而他那習慣性地一邊緊握友好的手，一邊交談的長者之風，更令我深深感到情誼長在，決不在乎身形的常聚。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真此之謂歟！

民國六十年他自師大藝術系宣佈退休之後，比較有更多的時間在家，每年他的生日前後，只要人在台北，總會有一連好幾天的忙碌與酬酢，

一方面是學生弟子們誠心熱情地為老師祝嘏，而他自己也每每藉此機會檢討一下一年來的藝術生涯，策定一些來年的起居計劃。有一年我去為他拜壽，他留我不必急著走，我以為他有甚麼話要跟我說，後來將我領向他畫室側間，出示他新近在港蒐購到他先師李璠屏和一生師法不去的石豁與八大的少量精品，言下表露了小孩子如獲至寶一般的得意之色。君翁守道不移，擇善固執的本然之性，就是在很小的地方也會自然而充沛地流露出來。

生命力與造化功

老一輩在某方面有特殊成就的人，對於他一生取捨行藏、進退為守的安排，似乎比一般人特別顯得胸有成竹，而表現得井然有序。他們未必是蓄意要想肯定自我成就，而是鑒於生命有限，不敢也不願作任何蹉跎或浪費。

就這一角度來品衡人物，君璧先生夠得說是典型人物之一。記得民國五十六年君翁七十歲的時候，正是他獻身國畫和美術教育的五十年，欣然應邀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個人特展，所有作品無一不是經他細選和及時繪作的。全國藝術文化界感其孜孜不倦、決決大度的風範，特以「畫壇宗師」匾額相贈；這與二年前因歷任大學院校藝術教席三十年，教育部贈以「多士師表」的橫額，大家都肯定為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六十六年君翁八十初度，當時他精神矍鑠，不僅每天作畫、閱讀、鑒賞的日課一如以往，而且在對世事的關懷、人生的體會以及旅遊的興趣

等各方面，表現了高度的熱忱。照醫生說：這是君翁生命力與健康成正比的印證。

由他當年的工作旅程的確也可反映出來。五月在香港舉行八十歲大展，六月與他訂交近一甲子的好友張大千應當時省主席謝東閣之邀，在台中舉行轟動一時的「張黃聯合畫展」。七月他更應美加州洛杉磯科學工業博物館、聖地亞哥國際大學、紐約聖若望大學、維州華李大學等處之邀，作一次橫跨美國的個展並示範揮毫。不論在那一個國度，或居任何一個場合，君翁都會作好一切準備工作，許多事他愛自我調侃是「事必躬親」，其實這也顯示了一位藝術大師的過人處。

漸感年華如逝水

時光之流進入他的九十年代，雖然習作，旅遊、講學、展出，乃至飲宴，好客等一若平常，但這位恨不重回五十、六十之年的人師和經師，畢竟已經有些感到老之將至了。

一個人既然興起了生命短促之念，自然也就會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在心裡與意識上特別評估。作為像黃君璧這般一代宗師，表現得就會比常人更強烈，口裡雖然未必說出，但事實與行動每每會告訴大家。

此所以君翁於七十三年之秋，他將珍藏五十年，與他共過多少危難的元代真蹟「清明上河圖」長卷，贈予國立歷史博物館；第二年九月又將二十巨幅的古入書畫捐贈故宮博物院。

七十六年是他九十之年，當年春夏之間，他對我說：「你們中視的愛心節目，我覺得很有意思；畫了一輩子，取之於人群與社會者太多，自己能回饋和貢獻的實在太少。你知道我已經快九十歲了，還不應付出一點愛心嗎？我願於此半年期間，專心致志地作一百幅畫，親題善緣，將全部義賣所得捐給愛心專戶，盡我一點微薄心力，讓人間散發溫暖。楚兄（他多年習稱），您願幫忙成全我這點意思嗎？」

百幅義賣表愛心

當年十月是預定義賣畫展的日期，而我卻於六月下旬奉調中央日報。君翁除了打電話並當面問我：「會不會因此而使他的心意難以實現？」

同時又重命他的愛女安霞特地來跟我商議，萬一因此而有變卦，有沒有其他可以代替的辦法？我當時毫不遲疑地答復君翁與安霞：不要說接任的馬樹禮先生與君翁為故交，且對藝文活動與社會公益向屬熱心，就是一個不認識者來接任，相信愛心節目的宗旨是誰也不願放棄的呀！何況黃老願以此節目為對象，對中視也是極有面子的事情；你想還會有甚麼變卦嗎？

他聽了我的解說之後，轉而心安，冒著盛暑繼續他的一切準備工作。而且在我與馬先生於七月中正式交接之前，我曾以君翁之事面告馬氏，馬不但立即一口承諾，而且一定會叮囑執事者全力辦好，因為這是中視的一項榮譽。

此事完全照計劃於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假省立博物館舉行，馬先生、故宮秦孝儀院長、文建會陳奇祿主委和我，同應約陪君翁剪綵揭幕，為求普及，畫價只售五萬元一幅，限購二幅，

沒有想到不到兩天，就一售而盡，由此亦可見君翁的號召力。

義賣畫展圓滿結束，君翁以所得價款悉數捐給中視的愛心專戶，因為一切按預定計畫完成了心願，心情特別顯得高興；不久我就收到他親筆題贈的影集，內中包括他一筆一筆所繪百幅畫與題詞的照片，而今睹物思人，令我百感交繁。

自況中特顯自信

此後四年，直到他於八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病逝台北三軍總醫院，乃是他生命的最後階段，同時亦顯現了一個偉大藝術家因為特別珍視生命的價值，因而亦特別發揮了生命的光輝，不知不覺中讓一代師表的光環普照世人，澤及後代。

自七十七年二月杪君翁因心臟不適，住院治療達一個半月，回家之後，我去看他，他雖依然顯得神采奕奕，興趣盎然，但畢竟有些病後疲憊的樣子。和往常一樣，拉著我的手莞爾笑說：「楚兄，這次真箇是大難不死，應該會有後福吧！」接著又說：「活到我這把年紀，難道還不知生死之道，修短之數嗎？如果還想多活些日子，主要是因為還有些事情沒有完全料理好，而且有幾張畫，腦筋中構思已久，一定要畫出來，說不定大病之後，猶有佳作呢！」當他說到這「佳」字時，更反問我聽得懂這廣東國語嗎？我連聲說：「不但聽得懂，而且體會得出用此字眼，不在自詡，而在自信。」

這三、四年之間，他有一半時間在香港，在台之日，我們見面的次數，比以往三十幾年任何

時期為多，偶有飲宴，總是叮囑他的寶貝女兒安霞要把我邀到。有一次，我很自然地脫口而問安霞：「我與令尊相識雖久，相知並不為深，何以會蒙他的青睞，視我為忘年之交呢？」安霞看我问得十分坦誠，也就直覺地答覆我：「老爸覺得你人不錯，有讀書人的本色，很合他交往的氣味。因此你如不時去看看他，他會很愉快的。」亦正因安霞如此說來，所以在他辭世前兩三年，我與君翁相見的次數大為增加。

難忘的最後晚餐

最難忘懷的應是八十年十月十二日，他自香港歸來不久，突然發帖要在他一直喜愛的中山北路巷內龍都餐廳請客。當我被告知時，不免有些驚訝，因為在港期間，他曾兩度住院；回台之後，我去看他，相當顯得羸弱，為甚麼要到公共場所來當主人，不是很耗體力，且易感染嗎？

安霞告訴我：「你知道老爸是好朋友，他明知自己不會吃多少東西，但因有朋自遠方來，且為他編寫傳記，書名『黃君璧的藝術生涯』的作者楊隆生適好在此，於是就特約你和何浩天、黃天才、簡志信諸友好一聚，而且讓他出來走動一下，對他情緒是有助的。」當晚，我正好被安置坐在君翁右手，恰如安霞所言，情致很好，食則不多，除了頻頻為我揀菜，並非常感慨而落寞地對我說：「好久就想和你聚聚，無奈體力不支，你知道我這邊耳朵已聽不見了，眼力也不行，以後這種雅聚就不知要等到何時了！」我只有安慰他說：「等你身體再好一些，我來作個小東，

人不必多，甚至就到你喜歡的香港皇家餐廳去飲茶好了。」他微微點頭，顯得有些盼望而又自疑。十分不願意聽到的電話，只離餐會週餘，就由安霞打來說：「老爸又因不支住院了，而且情形相當不好。」我說即去中心診所探視，她說「已逕送加護病房，你也看不到。」我只有默默地至誠禱祝這位一代名師、恂恂長者能如以往多少次一般，能夠逢兇化吉，渡過難關，因為君翁十足是一位永遠與人為善的彬彬君子，亦更是一位令人不忍遽離的藹藹仁者。

天地悠悠念此翁

最壞的音訊終於十月二十九日由安霞傳來，多少友朋心目中的黃君翁，和無數是否曾列門牆但普受敬愛的黃老師，已於是日黃昏時刻神態安詳地與世長辭。遯聽之餘，立刻令我回想起十月十二日他對我說的一番話，彷彿一語成讖。真有「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這種十分複雜、無盡悲愴的感觸。與君翁相識近四十載，承他不棄，別眼相看，此情此景，歷歷於心。當其大去之日，立刻想起李太白的詩句：「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剛好是我內心深處的寫照。而時節如流，忽然已到他的週年忌日，我真不知要如何來紀念這位心契神馳的長者。當我執筆寫這篇追思文時，又恰如張籍詩云：「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每一想起君翁緊握著手、頻頻道來的情景永不復再，真是心如潮湧，自然默誦起子昂的名句：「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以解我胸中的納悶和空寂！（摘自中大校友通訊）